

三十 張之洞

張文襄公，字孝達，一字香濤，又號壺公，河北南皮人，生於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。

南皮幼穎慧，有神童之譽，九歲畢四書五經，篝燈思索，每至夜分，倦則伏案睡，既醒復思，必得其解而後已。其後服官治文書，亦往往達旦，自言乃幼時好夜坐讀書所致。十四歲應童子試，成秀才，十六歲北闈舉人第一名，即解元也。二十六歲入都會試中探花。廷試對策，指陳時政，不襲故常，洋洋數千言，識者以擬蘇東坡。先是，同考官范鶴生得卷，亟荐，擬大魁，以額溢被擯，鶴生爲之竟夕永嘆。翁同龢日記云：『見范鶴生處一卷，沉博絕麗，繁徵博引，其文真漢史之遺，余決爲張香濤，竟未獲雋，令人扼腕！』

二

迨授翰林院編修，應散館考試，列一等第一名。奉旨充浙江鄉試副考官，出闈返京，簡放湖北學政。奏報到任疏云：「學政一官，不僅在衡校一日之短長，而在培養平日之根柢，不僅以提倡文學爲事，而當以砥礪名節爲先。」又榜試院楹聯云：「剔弊何足爲難，爲國家培養人才，方名稱職；衡文只是一節，願諸生步趨賢聖，不僅登科。」

三

未幾，奉旨授翰林院侍讀學士，奏陳修改弭災，以去僉壬，厲言路，飭武備，嚴禁衛，爲當務之急。旋授山西巡撫，接任，卽以清明強毅四字，樹立政風。兩年間，興利除弊，百廢俱興。又奉旨授兩廣總督，兼任巡撫，乃修砲台，嚴防務，創設水師學堂，廣雅書院，所費浩繁，概不之計也。在粵甚久，遺愛頗多。嗣任湖廣

總督，於是籌設織布廠，鑄錢局，籌築鐵路，獎勵蠶桑，開礦煉鐵，開辦萍鄉煤礦，選派留學生，選派學生赴比國煉鋼廠學習，設譯書局，設兩湖書院，皆以造就通才，博約兼資，文行並重，爲乾嘉以後漢宋學派之結局，斟酌於書院之間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，以開後來學校之先聲。大刀濶斧，氣象萬千，湖廣風氣爲之一變。

惟性好讀書，雖日理萬幾，仍手不釋卷，是以，神勞苦思，無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，且其所興辦之事，多非朝廷所欲辦之事，所用之錢，亦非本省固有之錢，所用之人，又非心悅信服之人，只因求治心切，一往無前，本諸中庸「勉強而行」四字，併力以赴之。

四

南皮以公忠體國之精神，負富國強兵之大任，朝野共諒，中外交稱，然而，毀之者，亦復不少。故大理寺卿徐致祥嘗上疏以劾之曰：「……：興居無節，號令不時，恣意揮霍，雖未必入己，而取之盡錙銖，用之如泥沙，臣觀該督生平，謀國似

忠，任事似勇，秉性似剛，運籌似遠，實則志大而言誇，力小而任重，色厲而內荏，有初而鮮終。徒博虛名，無裨實際，殆如晉之殷浩，而其堅僻自是，措置紛更，又如宋之王安石，此人外不宜於封疆，內不宜於政地，惟衡文較藝，談經徵典，是其所長，……』奏上，詔令總督劉坤一，李瀚章確查具奏。坤一、瀚章以之洞當多事之秋，併力支持，日不暇給，譽之者，則曰夙夜在公，毀之者，則曰與居無節，號令不時，惟既未誤公，此等小節，無足深論，且開礦、設廠、本係仿效西法，事屬創舉，工作既未熟諳，用款不無稍費。至其他被參各款，均係傳聞失實。覆奏上，事乃寢。

五

迨兩江總督出缺，奉旨調署兩江，兼署江寧將軍，及南洋通商事務，兩淮鹽政，湖北煉鐵，織布各局，仍着遙領，重任繁責，集於一身。及聞旅順孤危，外兵分擾金州，大連、乃疏陳國內外軍事應備之策，一年之間，籌防迄於善後，無一日休

息。而鑄造局、印書局等，亦先後成立，並設江楚編譯局於江寧。逾年，仍着回湖廣總督本任。除夕三鼓，猶在幕府治事，元旦，亦在署竟日，其用心之專，治事之勤，數十年如一日。

六

庚子，唐才常之獄，黨羽甚衆，在上海立會，曰國會，參加者多縉紳子弟，及一時奇俊之人才，而出洋學生列名黨籍者亦衆，南皮閱竟，喟然而嘆，謂青年見解，涉及偏宕，繩之以法，終當濟之以寬，除主要人梟首外，僅死二百餘人，不忍株連窮治，乃撰文曉之，刊送各省，廣爲勸戒，相傳黨籍名冊，亦密付一炬矣。

朝儀變法之始，巡撫陳寶箴疏奏曰：「變法事體重大，必得通識老誠重望，更事多而慮深者，始足參決機要，宏濟艱難。湖廣總督張之洞，忠誠識略，久爲聖明所洞見，其於中外古今利病得失，講求至爲精審，請特召入都贊助新政。道員易順鼎，於召見時，亦奏言張之洞學問幹濟公忠，當代第一，請召入備顧問，慈禧皇太

后甚悅，亦稱南皮爲人正派，但恐事繁不能離鄂耳。

七

日本伊藤博文遊歷至北京，嘗爲人言：『中國變法不從遠大始，內亂外患將至，中國辦事大臣，惟張香帥一人耳。』大學士李鴻章，有意奏請南皮入參樞密，然樞臣亦有尼之者。南皮致電自述病狀，謂精神不支，性情不宜，而江湖伏莽，隨時竊發，此時不宜離鄂。

未幾，拳匪亂作，八國聯軍陷北京，兩宮西幸，而南皮已先與劉坤一等與外國商定互保協約，故東南各省安謐如常，迨兩宮回鑾，加太子太保。南皮乃斟酌時勢，疏陳變法十二條，旋內調擢協辦大學士，體仁閣大學士，軍機大臣，兼管學部。奉旨釐定學堂章程，即以端正趨向，造就通才，忠孝爲敷教之本，禮法爲訓俗之方，練習技能，致用治生之具，愛衆親仁，恕己及物，希賢慕善，迄於成才，爲立教之大本，申其要義，以爲強生於力，力生於知，知生於學。其所擬章程，名似取法

泰西，實則復三代以前之教法，文武合一之道，不僅有益於當時而已。

八

南皮斯時，身居廟堂，而心繫乎江漢，深感老輩凋零，風雅歇絕，守舊者，率鄙陋閉塞。言新者，又多後進淺躁之徒，可與論者殆少。感慨之餘，屢形諸吟詠。一日無聊，約賓客數人往遊慈仁寺及西山，都人十聚觀此名滿天下之老相爺，途爲之塞。其西山一首云：「西山佳氣自葱葱，聞見心情百不同，花院無從尋道士，都人何用看衰翁。」感慨抱負，非前度劉郎之比也。

逾年，仍返湖廣本任，兼任湖北巡撫，籌設兩湖勸業場，增廣各級學堂。旋又奉詔入都，寓畿輔先哲祠，時袁世凱方爲北洋大臣，凡外省來客謁世凱者，必問曰：「謁張中堂否？」對曰：「未見公，不敢往。」世凱怡然，且曰：「昨見中堂門簿，猶無爾名也。」其慮之深，權詐爲謀，卽此小節，已可概見。

九

宣統元年，南皮年七十三，精力已衰，乃疏陳乞假，畧謂：『平生以不樹黨援，不植生產自勵，他無所戀，惟時局艱虞，民窮財盡，伏願皇上親師典學，發憤日新，所有因革損益之端，務審先後緩急之序，滿漢視爲一體，內外必須兼籌，理財以養民爲本，教戰以明恥爲先，至用人養才，尤爲國家根本至計。旋以病篤，疏陳開去軍機大臣，大學士本缺，及所兼各項差使。監國攝政王親臨視疾，慰之曰：『中堂公忠體國，好好保養。』南皮曰：『公忠體國，所不敢當，廉正無私，不敢不勉。』又進諸子，戒以必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，已而嘆曰：『吾生平學術，治術，所行者，十之四五，心術則大中至正。』語畢，乃整衣袴，索紙拭鬚髯，復嘆曰：『國運盡矣！』目忽上視，而薨，一代儒臣，身繫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，竟與世長辭矣。

十

南皮科名甚早，初入仕，兩年而躋二品，終至封疆重寄，參贊樞密，書生之榮極矣。其爲人短身，巨髯，風儀峻整，蒞官所至，必有興作，規模宏大，不問耗費之多寡。而一生趣事可紀者亦甚多，當其十六歲中解元後，大宴賓客，自撰一聯，懸諸中庭，聯云：『上巳之前，猶是夫人自稱曰；中秋而後，居然君子不以言。』蓋歌後語，小童領舉人也，妙在不出四書，構思之巧，真有人不可思議者也。

相傳南皮爲猿猴轉世，觀其遺像，亦疑近猿形，性淫甚，蓄姬妾甚多。日間亦輒令將紙筆墨硯，移置某姨太房內做文章，其實爲狎玩耳。據其自一人言，性交後，文思潮湧，可以一揮而就，故姬妾間資爲笑諺，每相問曰：『中堂在你房內做了多少文章？』

湘潭王蘭運壬秋，以文章鳴於時，南皮亦雅視之，嘗在陶然亭讌談，指『陶然亭』三字命對，壬秋畧不思索曰：『張之洞』。又遙望開溝者，卽以『開臭溝』命對，又應聲曰：『張香濤』。南皮不以爲悔，相與大笑不已。

合肥李鴻章與南皮不甚融洽，庚子年，東南互保時，合肥居京當外交之衝，日與德將瓦特西周旋，南皮貽書譏之，合肥語人曰：『香濤做官數十年，猶是書生之見也。』語聞於南皮，乃忿然曰：『少荃議和兩三次，乃以前輩自居乎？』時人以爲天然無縫之聯。

清末，南皮與袁世凱同爲南北洋大臣，南皮資深望重，遠在其上，但北洋例居首席，故南皮輒以輕慢遇世凱。徐又錚視昔軒遺稿，畧云：嘗親見張袁會晤之盛況，壬寅之春，南皮過保定，世凱時總督直隸，設宴待張，徐亦陪席，世凱率文武官吏以百數，飭儀肅對，萬態竦然，滿座屏息，無敢稍懈，而南皮則欵案垂首，若寐若寤，偶與座中藩台楊士驥談詞林往事，因楊亦翰林出身，而視世凱若無覩者，既而語左右曰：『不意袁慰亭總督任內藩台能有楊某其人者。』

宣統改元，攝政王戴澧臨朝時，宣布過去帝后不和，國政失調，均因袁世凱構

陷離間所致，應處以極刑。時諸王大臣均默無敢言，獨南皮則侃侃直陳，謂世凱無能離間，且彼今負練兵重責，輦轂重地，亦其勢力所在，倘處置稍一不得當，轉非國家之福，攝政王愕然不語，遂有袁世凱削職回籍之事。南皮不念舊嫌，以諍言而解其危，宅心固善。然而，洪憲之亂，遺中國無窮之禍者，豈其始料所及哉？